

京 保 王

王老九著

陝西人民出版社



王保京

王老九著

陝西人民出版社

一九五六年·西安

王保京

王老九著

*

陝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西安北大街一〇九号)

西安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字第〇〇一号

陝西省財政廳印刷厂印刷 新華書店陝西分店發行

*

787×1092耗1/32·1·1/16印張·19,536字

一九五六年九月第一版

一九五六年十一月第一次印刷

印數：1—12,000 定價：(5)九分

統一書號：T10094·45

內 容 提 要

王保京是聞名全國的農業先進生產者。農民詩人王老九以極其親切的筆調，生動地描寫了他怎样在党的教育下，依靠羣众，打破了保守思想的包圍，克服了重重困难，終於創造了玉米高額丰產的新記錄。充分表現了王保京在農業合作化的道路上，大胆的學習、运用新的耕作技術的新型思想。

开 头 的 歌

八百里秦川一剗平，
山青水秀有名声。
一声春雷天地动，
風吹云散太陽紅。
多少鯉魚变活龍，
能人多过滿天星。
涇陽西，醴泉东，
涇河灣有个白灵宮；
烟霧華華景色重，
楊柳罩天一片青，
磧盤盤花兒渠沿長，
水澆田地綠英英。
新庄村，一貧農，
大号名叫王保京。
玉米丰產出了名，
披紅戴花進北京。
提起来脈有來龍，
听我老王說分明。

第一回

水有源，樹有根，
魚兒離水命難存。
王保京，粗眉大眼心灵动，
說句話兒敲洪鐘，
中等个子臉白淨，
走路好像一股風。
小时候，家貧窮，
粟店里边当相公，
挨打受气苦情重，
好比小鳥入了籠。
四九年，桃花紅，
奔東鎮上把集逢；
粟店里站着王保京，
提斗捉秤忙不停。
赶集的農民一窩蜂，
有一个老漢挤当中：
身子不高黑瘦臉，
旱烟鍋子插腰間；

背着包袱扛着担，
破爛草帽头上揭；
一对眼睛滴溜溜轉，
帽簷下把保京看。
王保京急忙走出店，
跟在后面开了言：
「舅，零碎雜貨可買全，
啥時候再去進北山？」
「有椿生意实在諸，
我前來把喜訊傳。」
出了城門拐了个彎，
來在一个大坎園，
东一盯，西一看，
二人坐了个面对面。
擦根洋火抽着烟，
他舅开口露笑顏：
「解放軍展开大進攻，
四方八面如潮湧，
和平解放了北京城，
關中馬上要變紅。」
保京一听真高兴，
心像麻雀往上蹦：
「盼了月亮盼星星，

到底盼來大翻身。」
「要翻身，靠咱干，
有件事兒你敢办不敢办？」
王保京，拍胸膛，
未曾开口眉梢揚：
「咱若胆小不性王，
生就的骨头硬如鋼；
龍潭虎穴都敢闖，
不怕矛子不怕槍。」
原來他舅是黨員，
假販雜貨走馬欄；（當時屬陝甘寧邊區）
上上下下暗活動，
這一回囑咐外甥撒傳單。
安頓保京多注意，
胆要大，心要細，
行動快，守秘密，
不能帶一點娃娃氣。
王保京，豹子膽，
离了粟店回家園。
点香磕头拜朋友，
四个青年聯一手。
王保佩，文化高，
一筆字兒寫得好；

大天白晝不敢鬧，
深更半夜水筆描。
寫下傳單一大套，
張張就像紅旗飄。
上寫：「打到西安去，
活捉蔣幫胡宗南，」
又寫：「迎接解放軍，
男女老少齊支援。」
四人暗暗商議定，
看誰敢進咸陽城。
王保京，打頭陣，
后邊緊隨王文鵬，
点心盒子空壳壳，
傳單裝了一摞摞。
急急走，快步行，
脚下生起陣陣風，
日头压山進了城，
熟人家里把身容。
夜靜更深人睡定，
天黑地暗路不平，
兩個小伙血氣盛，
槍刀林里往進冲。
走出小巷到大街，

一張張傳單掏出來。
傳單撒在街道上，
標語貼在巷口上，
門扇上，
電杆上，
撒在人民的心坎上，
貼在敵人的五臟上。
渭河掀起三尺浪，
消息驚動古咸陽。
王保京骨頭硬如鋼，
革命鬥爭里才成長；
王保京，眼窩亮，
一心一意跟隨共產黨。

第二回

日出东海陽氣升，
紅旗飄飄大關中；
王保京听了黨的話，
心里點亮一盞燈。
互助組里當組長，
陽關大道看得清。
五二年，四月間，
政府号召鬧豐產，
張明亮首先挑起戰，
每畝回茬玉米打一千。
好比掀起黃河浪，
波濤滾滾高萬丈；
又像驚起南山鷹，
比翼并飛繞青空。
醴泉縣，開大會，
互助組長齊商議，
八仙過海顯奇能，
爭取豐產奪紅旗。

王保京，是代表，
会前就把縣長找。
一筆細賬早算好，
他說：「應戰事兒能辦到。」
縣長点头又帶笑，
拍拍肩膀：「快坐了，
有勇气，實在好，
有啥把握說根苗。」
王保京，勁頭高，
搬开指头說分曉：
「『紅心馬牙』種子諂，
棒大粒滿磨出麵，
三角密植作務到，
結上三棒剝斤半，
一畝兩千四百苗來算，
就是玉米結不繁，
一苗一棒剝四兩，
每畝千二不熬煎。」
算的細，說的詳，
最后要求政府多帮忙。
縣長站起忙握手，
鼓勵的話兒說出口：

「共產黨，前引路，

廣大群众后面走，
只要你大胆下苦手，
哈哈困难不發愁。」

次日会場人坐滿，
保京上台先發言：
「回茬玉米能丰產，
每畝千二不空談。」

众人一听臉色变，
个个拍手眼窩翻，
离了会場舌尖轉，
都說这娃要「屁磚」。

这股消息像閃電，
陝西日报大宣傳，
一日一夜傳几縣，
風聲刮進他家園。

众鄉親，大瞪眼，
七嘴八舌說破天，
有的說：「这娃是二杆，
吹牛皮想把火車掀。」

有的說：「鷄蛋壳壳身上粘，
就想一步坐高官。」

保京他爸吊着臉，
双眉緊鎖直熬煎，

出來進去把腳彈，
愁的眼窩擠嚴嚴。
城外看了七八遍，
心慌意亂坐不安，
一輩子受苦筋摳斷，
守了这么個命蛋蛋。
單怕娃把錯誤犯，
全家大小受牽連。
保京那日回家轉，
有些人光拿眼窩翻，
這個喚他「一千二」，
那個叫他「新狀元」。
他爸一見紅了臉，
眼睛瞪的賽鷄蛋：
「我做庄稼五六十年，
誰經過玉米打四石，
你身上黃毛還沒干，
黑狗裝熊硬上山。
只圖坏人前裝大胆，
看你怎樣成神仙？」
他媽一旁眉头挽：
「娃呀！說話不檢點，
听人說應了什么戰，

操心拉你去坐監！」

媳妇見面不招言，

水不曾來飯不端，

黑了上炕把燈點，

怪話說下一大灘：

「人把你脊背能指爛，

唾沫星子要把你淹；

安寧的日子不好好過，

偏要惹事尋麻煩。」

保京听了笑開言：

「这不是偷人賭錢抽洋烟，

响应号召鬧丰產，

我走的路正道兒端，

那怕把旁人嘴說爛，

我的心里有賬算，

手里沒有金鋼鑽，

哪敢去把瓷器攬！」

王保京，意志堅，

千斤車子總要掀。

第三回

白灵塬下一棵松，
根子扎在土壤中，
有了阳光和水分，
不怕寒霜四季青。

王保京，心里明，
依靠群众办事情，
召集組員先开会，
煤油灯下热烘烘。
王正海，勁头高，
揚胳膊伸腿直吼叫：
「十指成拳力不小，
每畝千二办得到。」

姚生枝，点头笑：
「咱可不能放空炮，
黃忠八十不服老，
我老漢跟上大伙鬧。」
窗外星兒眨笑眼，
窗里人們漲紅了臉。

王保京，肘杆杆，
七戶貧農擰后邊，
不怕地薄牲口軟，
不怕別人說閑言，
要把丰產紅旗展，
要把碌碡拉上山。
○
独有中農鄭富財，
組里开会他不來；
一愁組里多窮漢，
不願互助想离开；
二愁增產事鬧坏，
一屁股騷氣落下來；
前怕老虎后怕狼，
單怕樹葉塌脊梁。
他家有塊好水地，
保京跟他來商議：
「我家土地一点点，
全部都叫棉花占，
你家地肥好條件，
拿出來作丰產試驗田。」
鄭富財，不言喘，
叭噠叭噠抽旱烟，
拍拍塵土往起站，